

謝

士

*dust to dust*

國家兩廳院實驗劇場

4.21 - 4.24, 2016

「所有美景在無限宇宙裡，



就像一朵花般凋謝。」



# 創作反思

文/編導 洪珮菁

在這個社會中我們常被鼓勵，看向光明的或美好的那一面，但對我而言，因為看到黑暗影子才會明白生命輪廓。在臺灣，最常聽到觀眾或藝術創作人在談論「好不好笑」，搞笑與有沒有梗成了整個社會重點，包含了藝術政治跟人與人相處，透過糖衣包裹住苦澀的悲情島嶼。創作過程中，我總會想起那些曾經交會在生命中，黑暗沒有出口的靈魂們，他們獨特與不同，所以得努力跟普世社會價值對抗，因此變成我無法忘懷被描繪的角色。

創作起於親身故事，一趟海外運送親人回臺旅程，總總荒謬情節，當時的我一落地就回到劇場演了喜劇。這趟旅程衝擊常迴盪在心裡，因此五年前寫下《落葉歸根》劇本。直到去年才有勇氣試著從文字化為畫面。再加上近來遇上特別多葬禮，老的少的意外的自殺的，死亡議題突然湧入了我的生命。

我不是個擅長溝通的人，劇場是我唯一熟悉方式。劇場，一個獨特自由且小眾的宇宙，而一個創作會受到所有參與的人影響，才漸漸發展成了《謝土》。

過程中不知排了幾個版本，每一場虛虛實實都試過，卻不停被我重新推翻，從非線性改回線性結構等.....挫折始終在心裡，好像缺口怎麼也填不滿，無法讓滿意因此而難受。謝謝創作過程一直給我力量的製作人，還有在遠方深夜裡陪伴我討論創作的朋友們，謝謝你們，在走不下去時點了盞燈，一路是謝不完的《謝土》，希望未來還有機會再重新面對你一次。



## 編導 洪珮菁

畢業於新加坡劇場訓練與研究課程（改名為Intercultural Theatre Institute）。現為全職教師與演摩莎劇團一員。

歷年作品：演摩莎劇團《給摩莎》創作統籌與導演。《蘿莉控公路》演員《隔離嘅大母雞 十年祭》編導演，新加坡郭寶崑節2012/澳門藝穗節/臺北藝穗節；慢島劇團《月孃》《鼻子記》演員；舞法表達《泡泡旅社》戲劇導演；莫比斯圓環創作公社華山藝術生活節《守夜者》《十牛圖》表演者；日本流山兒事務所-寺山修司逝世十週年紀念《狂人教育》日本中國香港世界巡演；2007與10 V-Day《陰道獨白》製作/演員；EX-亞洲劇團上海藝術節《我要上天的那一晚》演員《阿濕波變身記》演員等。

# 場次表

序章	夢
第一場	夢與現實一
第二場	遺體運送
第三場	最後一套衣
第四場	葬禮
過場	海上的西裝
第五場	夢與現實二
尾聲	謝土





突然一陣狂風，浪聲絮語聲瞬間捲來。  
旅人手中燈，被風一吹，一陣亂照，  
燈掉進海裡，沒有了光源。  
大海浪撲襲，眾生喘息與呼吸困難聲。  
旅人像溺水般掙扎，  
身體越努力對抗，海水便越升越高。  
她像拳擊手，使勁全力大海對打，全身精疲力  
盡，漸漸缺少氧氣，越來越沒力。漸漸四肢微微  
抽動，希冀吸到一口空氣，最後她停止掙扎。  
靜止，船被海吞沒。  
她躺在船上。  
船變成棺材。

「活下去才是最難的，  
每個人都想活。」



# 余彥芳

飾 陳曉好

桃園中壢人。舞者、編舞、劇場肢體設計。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表演藝術碩士。曾任教雲門舞集二團、一團、三十舞蹈劇場等。現任教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曾任美國比比·米勒舞團團員、德國卡賽爾劇院客席舞者、臺灣古舞團團員。余彥芳作品曾發表於美國與臺灣重要劇場與藝術節，戲劇類肢體設計作品亦曾巡迴亞洲各地。三屆羅曼菲獎助金、菁霖文化藝術基金會、國家文藝基金會海外藝遊專案、維也納舞蹈節舞蹈網路獎助金獲獎者。

## 關於小好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說小好是誰，最近我感覺她住進我的身體裡面，然而小好是一個巨大的謎，她甚至不完全認識她自己，她疲於回應這個世界，沒辦法應付這個世界、手無寸鐵的人。

小好是一個非常敏感、脆弱的靈魂，有時候有一些事情你只需要「應付」就好，但她完全無法應付，像美君、阿B他們都找到「應付」的方法。美君當然做的很好，而阿B則找到他自己的一種油腔滑調來應付，但小好沒有，小好不會，她是一個手無寸鐵的人。

我如果可以再誠實一點，可能是這樣的人。在排戲的過程中，我試著再誠實一點，我越來越能夠明確發現自己在「應付」些什麼。

## 關於死亡

我想要相信、應該是說我喜歡相信有「輪迴」這件事情。我不確知它有沒有，但我喜歡相信，我也喜歡相信人不只活一世。因為我覺得這個概念會讓人想要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這個概念也可以讓我們對於此生發生的災難、或者是不成功，不會有太多的執著。因為我們並非只有一次機會。

不記得前世、後世，也是一件很美麗的事情，因為你都不記得，所以你會做到最好。而當面對任何死亡，我們都可以更坦然的面對。

我沒有想要去一個很完美的地方，因為對我來說，生命中的起起伏伏好像就是那個「完美的地方」，沒有更好的了，對我來說，那個「好」就是在這個波浪中起伏，此生失敗、他生成功、此生有所愛、他生無所愛，我無法想像比這個更「好」的生活，我不覺得這樣是「完美」但我也無法想像「更完美」。

我覺得「告別」是這個概念中最有趣的事，到底我該用什麼樣的態度跟我最愛的人告別？到底我是要用一種「絕望」的態度，去說我們再也不會見面了，還是可以用另一種態度說一聲簡單的再見？我很強烈的希望是後者。



註：演員採訪、文字整理/廖昀靖

# 藍貝芝

飾 美君

樹德科技大學表演藝術系助理教授。劇場演員及製作人，曾演出莎妹劇團《膚色的時光》和《殘，。》分別榮獲台新藝術獎2010首獎及評審團特別獎、同黨劇團《飛天行動》2009年度十大表演藝術。其它重要演出有義大利導演姬雅拉·瑰蒂執導之臺北兒童藝術節定目劇《拇指小英雄》、獨腳戲《無枝nostalgia》、差事劇團《麻辣時代》《敗金歌劇》、徐堰鈴《三姊妹》《踏青去》、黎煥雄《幾米地下鐵：一個音樂的旅程》等。

重要藝術行政經歷包括：臺北V-Day《陰道獨白》發起人、2008年女節製作人、臺北詩歌節國際連絡人、臺灣國際女性影展策展小組、衛

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童樂節特約策展及臺北藝穗節協同策展人。現亦為「亞洲製作人平台」成員之一，與來自澳洲及澳門之製作人發展國際共製節目。

## 關於美君

美君其實代表的就是「活在社會期待中的眾生」，她其實很難詮釋，在劇中，美君很容易被覺得沒有特色，她的兩個朋友（阿B、小好）都是不符合社會期待的，只有美君的成長過程中是相信「幸福的可能」的，其實就像很多人一樣，但她的兩位朋友是很「絕望」的。

美君這個角色在戲裡面因為小好的死，造成她對所謂「幸福」的質疑與幻滅，她的「幸福」因此而動搖了。她原來以為嫁給Jason、有一個好的家庭，就可以直達「幸福」。

我跟美君也相像的地方，因為我從小成長於中產階級，直到我選擇了藝術，後來我變成某一種選擇上的弱勢，開始做劇場之後，不是我自己開始懷疑「幸福的可能」，而是「我身邊的人」開始替我懷疑起我自己幸福的可能。

社會上的一些邊緣人，他們如何去抵抗這麼樣的一個強大的價值觀，所以在劇中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建立這三個角色，因為我們知道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邊緣人很容易被認為是在無病呻吟，但我們要發掘的是這些角色該如何被認同、被同理，但不是一種「憐憫」。

## 關於死亡

我很相信死亡不是終點，死亡只是「轉化」的階段，我們只是要去「下一個階段」。《西藏生死書》中有提到，這個轉化稱為「中陰」，它在探討的是，如何在活著的時候就去學習面對死亡，去克服對未知的恐懼，如果我們可以對死亡做更好的準備，我們可以更處之泰然。



「終於可以好好的看著你，  
不用隱藏自己。」



「做夢吧。  
明天的太陽會把你曬醒。」



# 鍾伯淵

飾 阿B

## 關於阿B

他是社會底層、無法翻身的人，被固定在社會底層的人，他渴望讓人看見，使壞是一種求救，他用死、用嘴上的死來抗議，最後他找到一種髒髒的、沒有活得很華麗的方式——活下來了。

我可以知道他對這個世界的憤怒，我可以知道他討厭這個世界的很多東西、我自己也討厭，但是活下來的方式不太一樣，我自己找突破這個世界的方式，而不是找到一種在這個世界上「滑溜」的方式，我寧願，就被討厭到底，我也要去我自已，但是阿B會想要跟這個世界有更多地靠近與聯結，但某方面來說，如果我沒辦法做我自己的話，我寧願不要這個連結。這是我跟阿B最大的差別。

## 關於死亡

我是非常虔誠的佛教徒，對我來說我相信的佛教，它所告訴我的是，你要成為自己的「覺察者」，沙特所說的「他人即是地獄」，求神不如求己，祂們可以給你一些幫助，但他們不是全然的，只有你自己可以走出那個狀態，祂們可以在你跑很快的時候，推你一把讓你更快，但是你要不要開始跑，那是只有你自己可以決定的，祂不會直接給你一個狀態。

人死後是一個意念的存在，如果你有意念的存在，你就會以另一個方式到另一個地方。鬼就是一種意念的存在，不管東西方的鬼魂都是意念的存在，當你有一個意念的時候，它會讓你很有力量，當你的肉體消失後，你的意念會繼續存在，但是如果你沒有，你就會消散了。就像日本的神道教，如果沒有人祭祀供奉的話，這個神明就會消失，不被人所敬仰。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2006年創立曉劇場劇團，至今編導超過三十部作品，亦參與演出；東京亞洲表演藝術節（日本）《焦土》編導；臺北藝術節《夏日微涼夜話3：STOP!巴士》編導演；東京國際劇場藝術節、香港藝穗民化節《夏日微涼夜話》編導；曼谷國際劇場藝術節《十歲》導演；上海國際當代戲劇季《微波爐裡的無事下午》編導，上海下河迷倉秋收季節、香港藝穗民化節《燕子》編導；北京風馬牛戲劇節、澳門亞洲青年戲劇匯演《感官旅程》編導、演員；台南藝術節《夏日微涼夜話肆 闇夜的小路上》編導演；穢土三部曲《穢土天堂》、《地下女子》編導演。



# 蔡櫻茹

飾 好母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研究所 表演組(MFA) 現為果陀劇場特約表演班老師、專案導演；果陀劇場、新光人壽慈善基金會 活化歷史專案總監；實踐大學生活藝術講座課程講師。曾任台新藝術獎提名委員。

近期舞台演出作品：狂想劇場《賊變》北京版、《寄居》、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論壇戲劇《一僱二主》、創劇團《日常之歌》。近期編導作品：果陀劇場活化歷史生命分享專案作品《躲吧！躲貓貓》導演、《愛唱歌的老房子》、《給親愛的外星人》編導、台北市五常國小藝文深耕專案（獲「第五屆、第六屆海洋環境百寶箱創意舞台秀競賽」最佳編導獎）、兒童音樂劇《老莫搬新家》、《小雪與多多》、《小智的秘密》編導。

## 關於母親

媽媽這個角色很「無奈」，她不知道要怎麼靠近自己的女兒，一直以來她都在應付外面的價值觀，去追尋如此，卻又追不到。假裝沒事，愛面子的媽媽與無力感共存，所以身上長出很多結痂類的東西、傷痕累累的，她無法接近她這輩子最重要的兩的人——丈夫與女兒。她無法滿足自己愛的人，不知道自己愛的人要什麼。

我有養貓，當我不知道我的貓要什麼的時候，我覺得自己跟小好媽媽很像，我覺得我該做的事情都做完了，牠卻還想要、我無法滿足牠。

## 關於死亡

死後的世界，基督徒相信死後會找到一條對的路，這條路可以通往上帝。

會得到無比的愛、享受你難以想像的美好的世界。

我剛成為基督徒後，有一個說法讓我明白死亡是什麼，死亡是坐飛機，讓你飛到另一個地方，你曾經認識的、幫助過的人都在那個地方接你。我聽到這個說法是在一個告別式，它給予了我對死亡很明確的想像，我知道，如果我走到對的路上，我就可以享受那一天的碰面。





「對不起。  
我實在不知道  
該怎麼做一個媽媽。」

「人的靈魂有多重？  
一個銅板重？  
一根羽毛輕？」



# 廖晨志

飾 Messenger

## 關於 Messenger

我們給他很多名詞，但是他就只是一個在執行工作的角色。他也沒有特別大的權力、他只是看到很多種死亡的樣態。他有時候會覺得困惑，但他還是把任務忠誠的執行完畢，沒有什麼包裝與衝突的角色。

我想對台上角色與觀眾傳達一種，「講悄悄話但是大家都聽的到」的狀態。

## 關於死亡

死後的世界太虛無飄渺，很多都是想像、創造出來的，如果浪漫一點想，當然會希望相信有死後的世界，但會不會死後只是，你在這邊閉上了眼、在那邊睜開了眼，你還是必須生活。不管你到了哪裡，你都在繼續生活。

我希望可以選擇它是一個意念的存在，它甚至是你可以召喚它的，當你想它的時候它就會在你的身旁。人嘛，就是在找一個更高的心靈寄託，你相信的話你就能更有力量，去讓自己幸福。

淡江大學實驗劇團畢業，劇場串門子演員，目前還在努力培養本事中，希望有朝一日能夠變得更加專業。

近期演出：1911劇團《小七爆炸事件2》、《大魔術師》、Be劇團房間小戲V《逆愛》、一直社《本能》、紅貳柒劇團《末日驚魂我們來看戲吧》、風格涉《戀曲2010》、六藝劇團《鱷魚先生肚子餓》、台北藝穗節站立歐事務所《凱蒂!哈哈!》、紅貳柒劇團《刺殺馬爾弗》、阮劇團《解》讀劇演出、偶偶偶劇團《蠻牛傳奇》、A-Park《Pinky club》、Be劇團房間小戲VI《聲聲慢》、對幹戲劇節風格涉《誰殺了大象》、外亞維儂藝術節在劇場《再見吧! 兔子》。





「你腦袋跑的  
最後一個畫面是什麼？」

# 關於死亡與活著：宣傳與採訪的二三事

## 《謝土》觀察日誌

文/ 執行製作 廖昀靖

### 死亡之後，未知開始

從小我就很怕黑，也很怕鬼，到現在還是一樣，長大以後才知道，真正會引發害怕的——是「未知」。而「死亡」，是相對於「活著」的一個巨大的未知。

但老實說，「死亡」對於我，還是個新朋友，有些陌生、有些漠然，好像掛在牆壁上的一面老鐘，你不曾長時間地注視過它，但它卻時常在你耳邊響起透明的呢喃。直到加入《謝土》的劇組，第一次有機會花這麼多時間在聽、看、觀察別人怎麼討論死亡。

那一天臺北一如往常下著大雨，與導演珮菁去上廣播節目，主持人貼心的準備了熱茶，可能是因為這杯熱茶或是主持人的熱情，讓我們在不見陽光的午後竟笑聲連連的聊著死亡。珮菁聊著她在異國辦理葬禮的經驗、主持人提到「閻羅王的三封信」、我則想起小時候阿嬤說「一次帶走七個」的事，而這些從「死亡」延伸出的各種禮儀、故事、說法，都是出自於對「未知」的恐懼。

死亡似乎也是一種信仰，我們相信自己如何活著、想像自己如何死亡，打造著關於死亡的故事、編織各種死後的世界，這種創造是某一種「療癒」，透過這種想像來撫平我們對於未知的恐懼與好奇。

### 死亡和我們的距離，跟你活在這個世界上多久沒有關係。

演摩莎的團員在校園宣傳時跟高中生們說：「小時候總想活到30歲就要去死，結果，X，我已經超過30歲了！」學生們哄堂大笑。

帶著比較沈重的議題前往校園，它不是那種驚世駭俗的、沒有華麗的包裝，亦沒有要刻意引起誰的注意，對我而言《謝土》所要談的，是那一連串你永遠都想要在知道多一點、永遠都想要問為什麼、你永遠都好奇也遺憾的人事物，聽起來平凡，但它永遠真實、深刻。面對這樣的議題，原本想像同學們會很難進入，結果錯了。

一顆生活於世界上心，它的成熟與視角不一定與年紀相關，炙熱年輕的靈魂，對於「未知」反而有更多的好奇和知的欲望。帶著「死亡」去跑校園宣傳，卻從學生們的身上得到了許多「活著」。

和演員圍圈，曬月亮、餵蚊子

剛排完戲，演員坐在柏油路上抽煙，很微弱的燈光撒在他們身上，外頭的空氣很涼爽，有小野貓繞在演員們身邊，我太喜歡這個畫面了決定要加入這個圈，然後在這種介於輕鬆與無賴的氛圍中開始訪問。

演員聊著自己的角色、別人的角色，好像在聊著生活中那個重要的人，在排戲的積累當中，這些角色已經與演員的靈血肉有某種程度上的締結，演員們像介紹好友，而且是可以批判、可以鬥爭、可以瞧不起的同時，又深深地愛著的好友。

然後他們聊著「死亡」。特別記得有位演員說說

「我喜歡相信輪迴，即便我不確信它是否存在。」她用「喜歡相信」來形容她如何面對、或建構她的信仰，讓人感覺很清澈。然後另一位演員用發現寶

現寶物的聲音說「我喜歡妳說『債』的概念！」他們討論著因果輪迴中債不只是一種原罪的概念，債指的是人們上輩子未盡之事，它可能是一個待解決的問題，它亦可能是你一出生就有的天賦，「債」讓人們在此生與眾不同，即便此生未解，還有來生...。

最後我們聊印度之旅，這一趟我沒有跟上的印度旅程，在聽完演員們的正面描述後，我懷疑自己是否準備好可以開放的去接受這個世界，尤其是我不熟悉的那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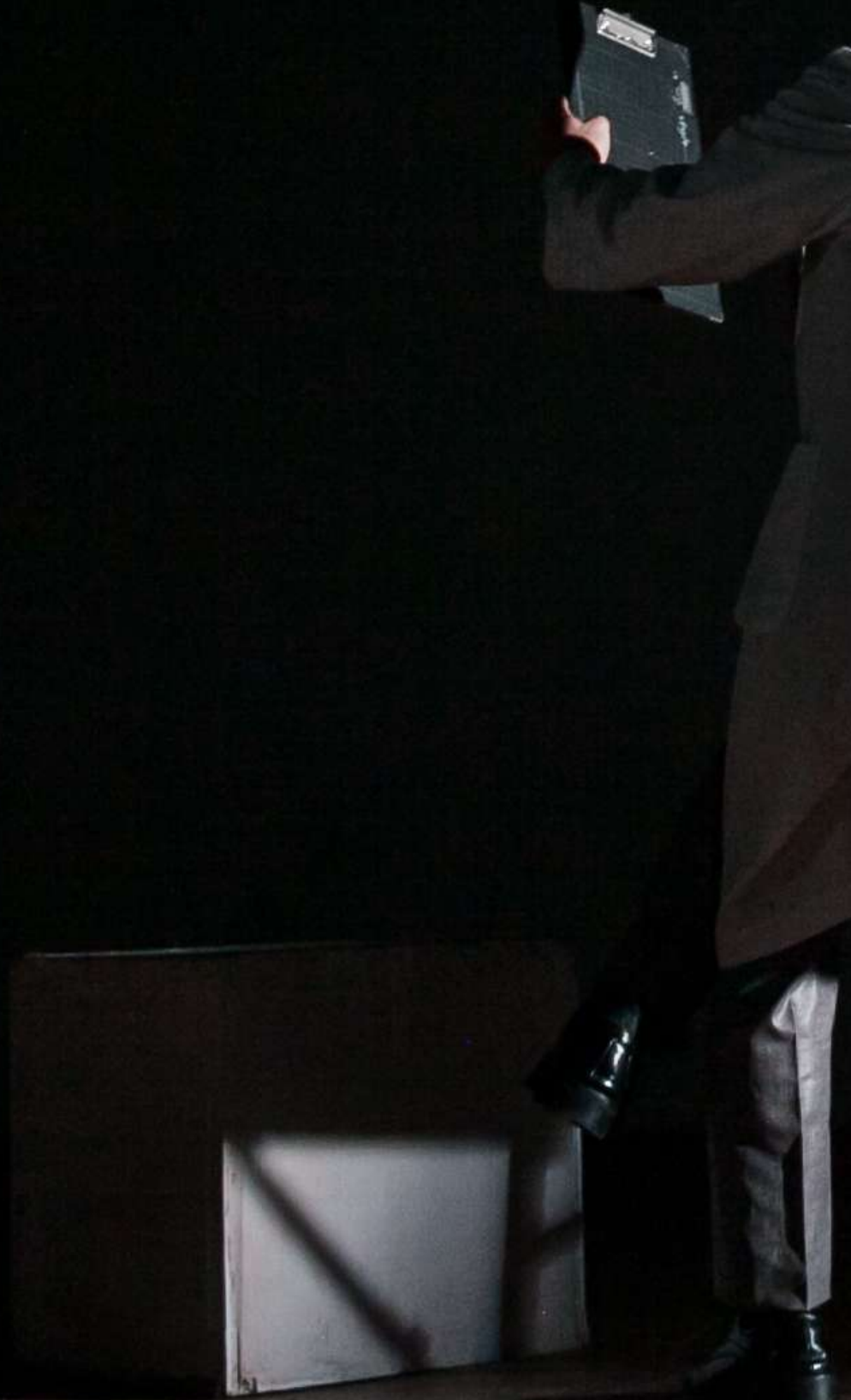
「我站在一棟房子的對面，我看見一個裝著白色襯衫，你知道印度有很多從事IT的人，他大概就是，穿著潔白的襯衫、背著可以放筆電的黑色後背包，我看見他從對面的建築物的樓梯間下走，一層、一層的往下走，然後走到一樓，門打開，他面對的是這個世界：滿地都躺滿了人、牛在吃垃圾...。這樣要怎麼辦啊？我很懷疑，那裡的知識份子要怎麼面對這個世界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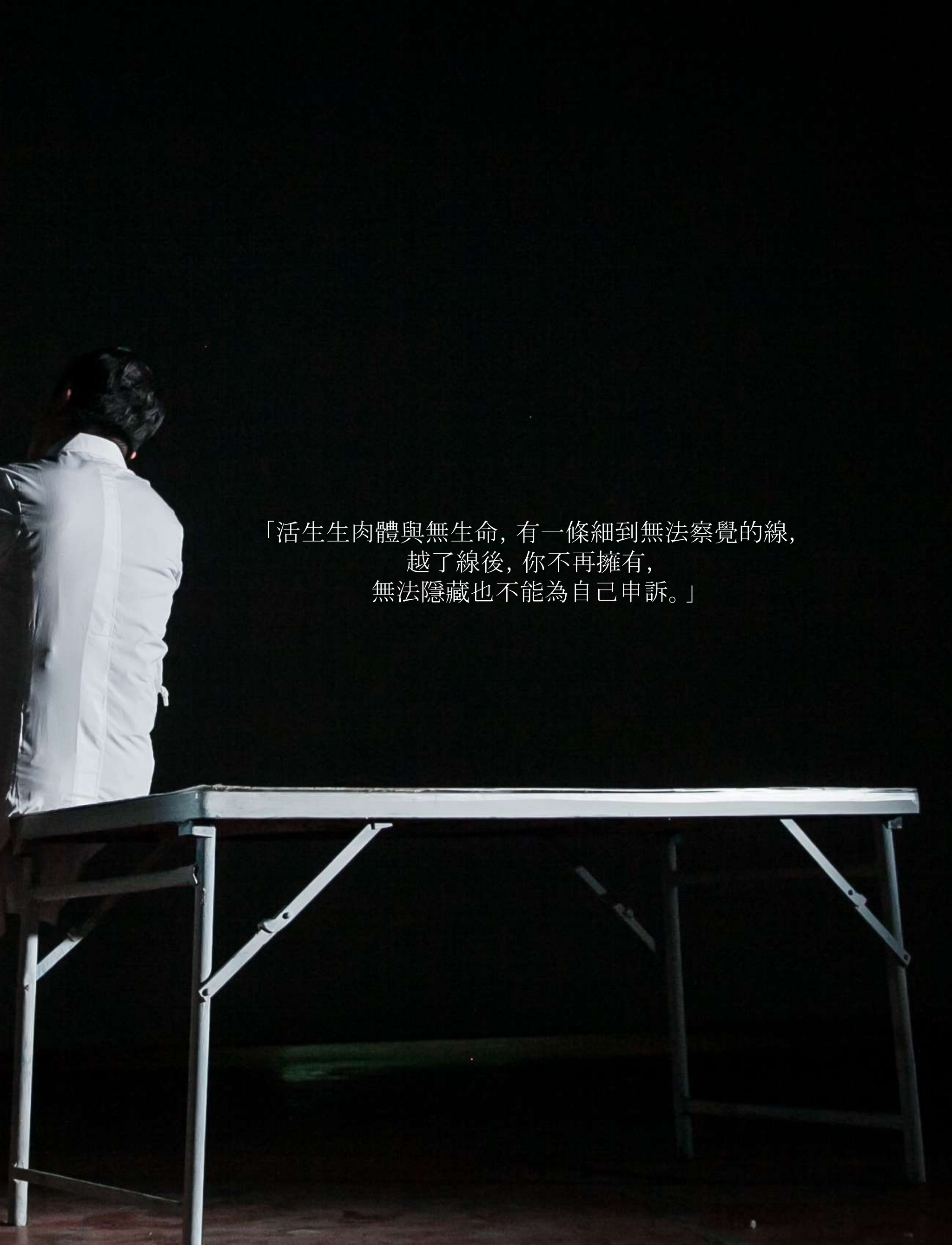
演員形容了這麼一段栩栩如生的畫面，而此時坐在我右手邊的另一位演員正詮釋了這個狀態：「事情不應該是這樣的！」他說，如果有「原罪」、「債」，那真的是很不公平的，那些遊戲規則都是上面的人定出來的，那只是一種管理方式。

在印度，死亡必然與我們文化中長得不一樣，所以活著的定義、價值或許也跟我們所習慣的不一樣吧！但是那些屬於人的情感卻是普世的，每的人的善良、邪惡、貪心、欲望，都在不一樣的文化背景下長成了不一樣的系統，不論是「活著」或「死亡」。

看見死亡，然後真正的懂得活了。

關於《謝土》、關於它所要探討的生與死、關於人們追求「幸福」的方法，這一系列人生課題環環相扣，「死亡」與「幸福」如何相近？對我而言「死亡」不是人生的盡頭、結局，死亡與生命並存——當我們知道人有死亡的那一天，我們才真正的開始活著，而這種真正的活著——就是「幸福」。



A person wearing a white lab coat is seen from behind, standing on a metal folding table. The scene is set in a dark environment, possibly a laboratory or a stage, with a spotlight illuminating the person and the table. The background is almost entirely black, creating a stark contrast with the white lab coat and the metallic surface of the table.

「活生生肉體與無生命，有一條細到無法察覺的線，  
越了線後，你不再擁有，  
無法隱藏也不能為自己申訴。」

# 燈光設計

## 賴科竹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學系主修燈光設計畢業  
設計作品有新點子舞展楊維真「泡泡旅舍」，河床劇團「惡之華」，第三屆與第五屆台北藝穗節「隔離嘅大母雞」，劇織造「漫遊者旗艦版」，愛樂「十年」、「倚天屠龍記」、「蝙蝠」，李清照私人劇團「作淫愁+曹七巧」，風格涉「不萬能的喜劇」、「DEAR ALL」、「戀曲2010」，世紀當代舞團「玩笑」、「青春與愛情的距離」，黑眼睛劇團「維妮」，北藝大舞蹈研究所梁檢豐畢製「無風之域」，安徒生和莫札特的創意「小太陽：一個家的音樂劇」。

# 舞台設計

## 吳修和

畢業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學系，主修舞台設計  
現為自由的劇場工作者。

近年設計作品有：楊景翔演劇團 陳仕瑛導演《瞎拼，幹》、窮劇場X足跡劇團《大世界娛樂場II》、A劇團《彼得潘遊戲》、再一次拒絕長大劇團《新社員》、Be劇團《兔兔找幸福》、夾腳拖劇團《阿媽的雜細車》、笑太夫漫才集團《達康.come笑現場》、新點子劇展再現劇團《大雄與誓言之日》、一元布偶劇團《哥倫布傳奇》、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紅舞鞋》、戲偶子劇團《石獅公傳奇》、動見体《台北詩人》等。



# 音樂設計

## 黃思農

黃思農是劇場與音樂雙棲的創作者，歷年在各劇團、藝術節擔任過劇場編導、策展人、作曲、錄像、現場樂手和音效設計。20歲創立再拒劇團，並擔任再拒劇團團長至今。07年發表「微型劇場」宣言並策劃第一屆再拒劇團公寓聯展，同年編導音樂劇《沉默的左手》，以高捷泰勞抗暴事件，反思東南亞移民在台處境。另有多齣結合環境、物件、音樂劇場之跨域創作。演出足跡遍及於東京、澳門、柏林、伊斯坦堡、丹麥.....等多個城市。

10年編導《美國夢工廠》探討當代勞動青年處境，於2012年入選東京藝術節(F/T)「新銳公募」。同年策劃意識流劇展《接下來，是一些些消亡(包括我自己的)》入選英國世界劇場設計展(WSD)全球藝術家計畫。14年參與再拒劇團《諸神黃昏》集體創作，並於15年執導台南藝術節《燃燒的頭髮》。

# 服裝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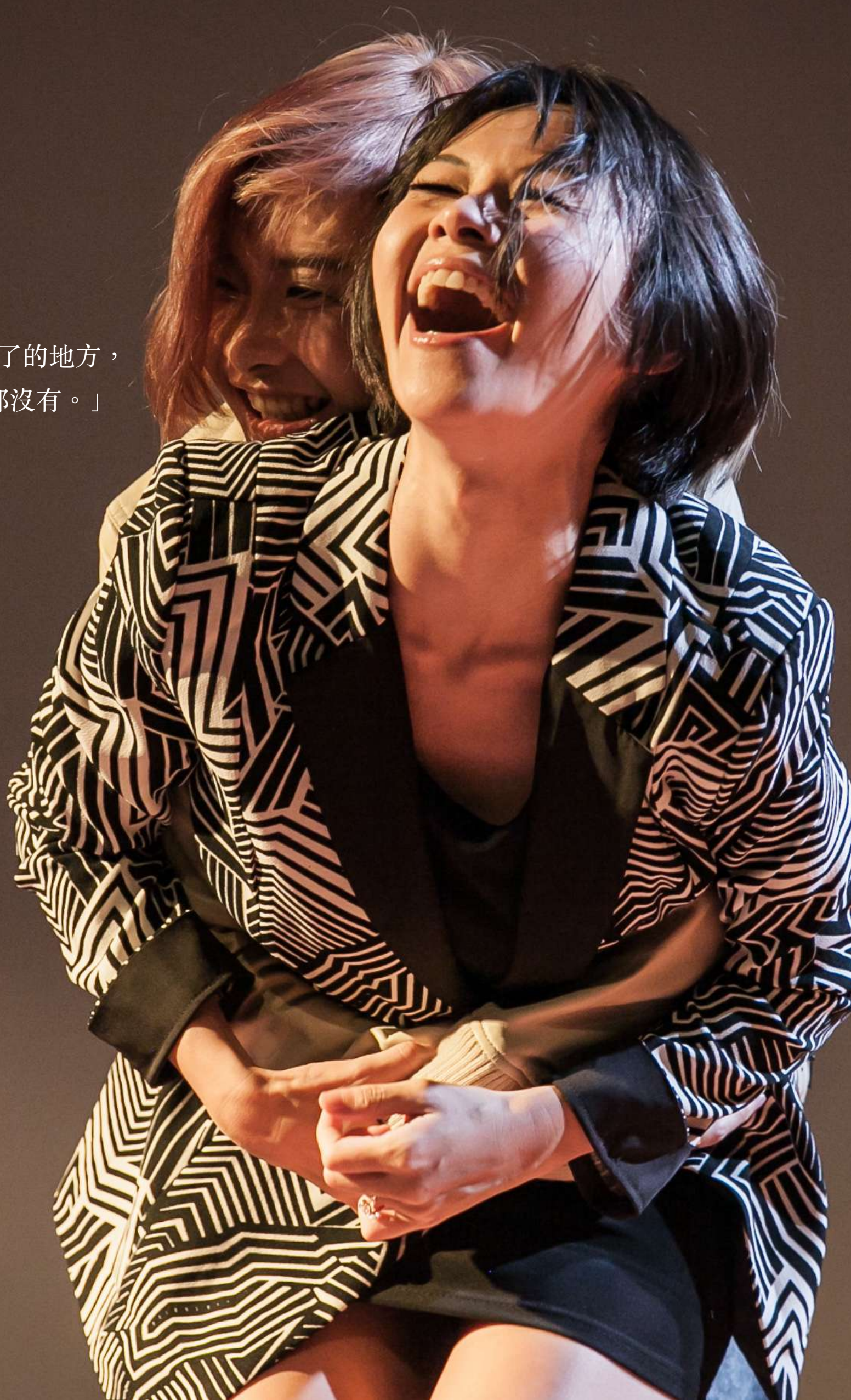
## 王啟真

劇場服裝設計師、唱片造型設計師，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碩士。目前任教於桃園創新技術學院創意流行時尚設計系。

近年服裝設計有古名伸《五月天》、楊桂娟《JOY》、余彥芳《關於消失的幾個提議》、《邊界之二一境》及《攝像》、陳雪甄《廢墟》、吳承恩《旋木》、黃鐘瑩《Display》、《我是原鯁民》(2011原民博覽會—原住民時尚服裝秀)等，唱片造型設計如入圍葛萊美「最佳音樂產品設計包裝獎」之《飄浮手風琴》等十張唱片。



「我想去一個到不了的地方，  
沒有規則，什麼都沒有。」



原創音樂——第一場

# 一 眨 目

作曲、演唱/ 黃思農

作詞/ 黃思農、陳雅柔

電火已經花去

一切你的氣味沈海底

過去只是一眨眼親像夢

駛來駛去 街路 演奏你的聲

茫茫渺渺 青春放蕩無你也抹咖抓

走馬燈 七彩玲瓏射

想到底 清醒沖啥毀

走馬燈 七彩玲瓏射

想到底 清醒沖啥毀

一生一眨眼

眨眼一世人

一生一眨眼

眨眼一世人

## 製作人 黃馨玉

臺北科技大學土木系。現任台原偶戲團劇團經理、劇場製作人。

參與作品：演摩莎劇團《給摩莎》、阿斗工作室《六公里的返鄉路》眷村讀劇演出、慢島劇團勞工音樂劇《鐵工廠》、《南薑香茅 罌粟花》讀劇會製作人。台原偶戲團跨國製作《戲箱》(法國)、《猴子王》(泰國)、《重別》(荷蘭)執行製作;音樂時代劇場音樂劇《東區卡門》、《隔壁親家》(2012 巡演)執行製作。曾參與國際重要藝術節如澳門藝術節、法國chaliville世界偶戲節與日本靜岡藝術節等。自2007年開始參與海筆子帳篷行動。

## 執行製作 胡錦華

曾任EX-亞洲劇團專職行政；花蓮縣觀光定目劇場《太魯閣新編傳說-希達》舞監助理 / 行政助理；EX-亞洲劇團《亞洲創意實驗室No.2-一夜J情》、《假戲真作》、《猴賽雷》執行製作、苗栗縣十八鄉鎮【藝起十八相見】走演計畫《喵與鳥》企劃宣傳 / 執行製作；背包客劇團《一個人的旅行》；窮劇場《馬華文學劇場》。

## 執行製作 廖昀靖

大溪人，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畢業。藝術行政、編劇。

## 平面設計 張閔涵

DM、主視覺設計

1987年生，彰化人，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畢業，現職為自由接案平面設計師。喜好字體編排設計及攝影，作品多以表演藝術、舞團、劇團、流行音樂唱片、書籍等藝文類平面設計為主。

設計作品陸續更新至fb：平面室 graphic room、以及同時經營攝影興趣之fb：I was there for \_\_\_\_\_。

## 舞台監督 孫唯真

就讀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碩士班，畢業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主修導演。

## 視覺文案 陳汗青

「窗外陽光射了進來，早晨了，時間開始變慢，床、櫃子、垃圾桶，空氣中，一粒粒沙子，慢慢向上漂浮，整個病房慢慢飄上去。」



#### 第四場——葬禮 詩文

葬禮是唯一一場美君跟小好的獨處——即便小好在某種層面來說並不在場，而這一場獨處，應該在什麼樣的情境下進行？是「詩」，小好跟美君的相處是「詩」。據說Emily Dickinson有自我毀滅的傾向，其實跟小好很像；傳說Emily Dickinson有女性伴侶，跟這兩位女性的狀態契合。而Emily Dickinson詩中有談了許多愛情與生死，演員貝芝與彥芳將她們認為合適的詩一一摘選下來，最後選定了〈I cannot live with You〉的片段，去詮釋小好和美君的情境。在劇中所朗誦的片段訴說了「我們必須在相隔的地方相遇」，幾乎是完整的呈現兩女在劇中的狀態——「You there , I here」。

#### *I Cannot Live with You*\* Emily Dickinson

And were you lost , I would be  
如果你迷失了，我亦會迷失

Though My Name 縱然我的名字

Rang loudest 在天國

On the Heavenly fame 無人不曉的

And were you saved 如果你被救了，

And I condemned to be 而我被判刑去

Where you were not 沒有你的地方去

That self were hell to me 那個我-便是地獄了

So we must meet apart 所以我們必須分開

You there I here 你在這，我在那

With just the door ajar 隔著微開啟的門

That ocean are and prayer  
在一片海洋中跟禱告聲中

Despair 絕望

\*註：美君於劇中朗誦內容，僅為節選，並非全詩。

「我了解小好需要什麼。」

「什麼叫做你了解？  
人都不在了你了解什麼？」



## 髮妝造型 張義宗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系畢業，喜愛冒險與旅行。活躍於劇場 廣告 電影等各種服裝形式。現為整體造型師 個人造型服裝採購 劇場服裝造型設計師 劇場專業服裝管理。

曾與 Romeo Castellucci 瑞士洛桑劇院 新加坡實踐劇場 演摩莎劇團 台南人劇團 漫才團體：達康.come 莎士比亞的妹妹的劇團 四把椅子劇團 慢島劇團 黑眼睛跨劇團 非常林奕華 創作社 魚蹦興業 同黨劇團 表演工作坊 等劇場導演與劇團合作。

## 導演助理 蔡志擎

暨節目單製作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現就讀於臺大戲劇所。整天想當狼的一頭羊。

劇場經歷：台南人劇團《K24十週年復刻紀念版》、演摩莎劇團《給摩莎》導演助理；台女連《陰道獨白》排練助理；臺大外文畢業公演《變形記》導演；台南人劇團 鬧三小《怎麼吃牛才好吃》編導。

## 排練助理 陳怡庭

暨音效執行

國立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 演出協力 張采軒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電影系表演組畢業。短片演出：《再見不見》（入圍第38屆金穗獎學生劇情片組）、《M的人生焦慮》、《三比八》。

## 演出協力 王宣懿

## 演出協力 英坤

## 演出協力 郭子豪

樹德科技大學表演藝術系畢業

演出作品：布拉瑞揚舞團《回嘉跳舞》舞者、電影《六弄咖啡館》配角、唱歌集音樂劇場《Miss Taiwan》演員。

## 演出協力 郭昭伶

臺大戲劇系四年級。

臺大戲劇系《琉璃集》《瑣事》演員、畢業製作《無人生還》執行製作。

## 攝影 林政億

經歷：MICHEAL THOMPSON INC（紐約）、FRAGILE PRODUCTION/EQUIPMENT（紐約）、La Vie 雜誌（城邦集團）特約攝影、alive 雜誌（商周集團）特約攝影、TAO's 桃拾雜誌 特約攝影 NIKE (Taiwan) 特約攝影、CHANEL (Taiwan) 特約攝影、Shopping Design 雜誌 特約攝影、Taiwan Tatler 雜誌 特約攝影、Sotheby's(Taiwan) 雜誌 特約攝影、蔡英文競選辦公室攝影師、柯錫杰工作室攝影影像專員。

## 錄影

## 光源氏影像工作室

積極透過影像保存珍貴劇場創作與演出記錄，企圖以多元形式帶領民眾領略黑盒子趣味。


曾參與EX-亞洲劇團《馬頭人頭馬》宣傳影片，天作之合《黑膠男孩》影像設計，無獨有偶《YOKO 洋子》演出記錄，飛人集社《仲夏夜之夢》影像設計等多齣製作。

「如果，我不用擔心你的、我的、他媽的，自以為的想法。」







A man and a woman are shown in a close embrace. The man is on the left, seen from the back, wearing a dark jacket. The woman is on the right, with her arms around his shoulders, looking towards him with a slight smile. The lighting is dramatic, highlighting their faces and hands against a dark background.

「最遙遠的距離，  
家就在眼前，卻回不去了。」

原創音樂——尾聲

# 遠 方

詞曲、演唱/ 黃思農

離開 趁著雲雀張口歌唱

你要離開

太陽還年輕 你說你要離開

這片土地

到一個沒有人蒼老的地方

魚在天上游

鳥在地上走

離開他

帶著你的惡魔

拋下你的自我

鳥在地上走

魚在天上游

# 謝土 印度紀行

文/ 導演助理 蔡志擎

位於印度比哈爾邦貝古薩萊(Begusarai, Bihar) 的阿濕瓦德戲劇節(Ashirwad Theatre Festival) 由藝術總監 Amit Roushan策劃，今年邁入第六年，首度擴大邀請國際團隊，除了臺灣的演摩莎劇團、EX亞洲劇團外，還有來自菲律賓、挪威、孟加拉以及印度當地的團隊受邀，在鎮上的劇場，每晚一個團隊提供免費演出，觀眾有當地的官員、地方人士、印度各地劇場工作者，以及多數為當地民眾。《謝土》劇組於3月27日至4月2日間拜訪印度，我們飛到加爾各答(Kolkata)，搭十小時的臥鋪火車抵達戲劇節所在地貝古薩萊。出發前，我們對於印度有各種想像，對食物、生活、古文明，從教科書、電影、MV等，但這些認識都是片面的（雖然所有的認知都是片面的）。印度相對來說是一個較封閉的國家，也許從貨幣的封閉性可以推知，盧比一定要到當地才換得到；因為幅員廣闊、周邊地理屏障，其文明、文化自成一格。我想，所謂的「文化衝擊」四個字已經不足描述我們這趟印度行的體驗。

一抵達當地，我們一行人的「面孔」似乎就引起了注目。貝古薩萊當地並非觀光地，很少有外國人拜訪，尤其我們的臉孔對他們來說如此「東方」，注目自然少不了；又我們對當地一切亦是十分好奇，不斷的睜大眼睛（鏡頭）吸收一切，於是整趟旅程成了我們與當地人的互相（動物園遊賞式的）觀



圖：Begusarai當地劇場入口處

看。我們所到之地都引起了圍觀，但當地人的接近，想與我們攀談，可以感覺到是十分友善的，不像在加爾各答遇上的都是想從觀光客身上得到什麼，這裡的大家只是想問問你從哪裡來，喜不喜歡這個地方等。只是藝術節的主辦單位似乎很擔心我們的安危，我們到哪裡總是有藝術總監的兒子

（Raj，我們都用中文偷叫他王子）跟著。幾次我們想要買些當地商品，很叛逆的偷溜到街頭，沒有多久Raj都會出現隨侍；即便我們打游擊戰，分批行動，隨後也會有當地的朋友發現跟上。我們的觀光行徑和與主辦單位的你跑我跟，成了這次印度行的有趣經驗。



而對於印度的想像，許多人應該讀過或是體驗過，像是馬路喇叭聲不絕、食物口味極端等，在此就不多說。體會特別深刻的有當地的性別環境與矛盾交雜的生活。我們常在新聞或是紀錄片中看到印度社會環境對於女性是極度不友善的，一到當地，馬上就感覺到了社會氛圍的中的性別不平衡，街上穿梭的（生理）女性是極少數，各層面性別社會角色的想像十分固定不可動搖，在當地劇場亦然，團隊的劇場工作者都為男性，而珮菁是受邀的導演中唯一的女性，又《謝土》亦刻寫一對同性戀人的情感

（在印度許多地區，同性戀仍是不可談論的禁忌），因此性別議題意外地受矚目，許多媒體對臺灣社會的性別環境皆感到好奇。另外，關於當地的生活，就我所感，是一個正在往「現代性」邁進的狀態，一出機場看到的指標是”No Spitting.”，吐口水會被罰錢，火車站宣示牌要大家攜手讓車輛變成更清潔、優質的公共環境，許多團員表示這讓人想起了小時的臺北。然而我們看到路邊攤販爺爺左手用秤桿算菜重，右手接著滑智慧型手機，或是路上人力車後方載的是全新的韓牌三門大冰箱，使人有種「今與昔」交雜的感受。我們常說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界，然而在臺灣都市裡頭我們好像已經麻痺到分不太清楚全球化是如何改變世界，在印度，特別是遠離觀光都市的小鎮裡頭，這些矛盾交雜的場景，讓我感受「現代」世界的形構與運作方向。

回到劇場裡頭，當地對於戲劇的想像與我們在臺北習慣的模式十分不同，舉例來說是對於資源的運用方式。在出發前我們與對方的聯繫並不順暢，所以導演十分擔心我們所需要的道具、技術能否達成；到了當地，演出前一日的晚上十點，總舞監直接再與我們確認技術需求，隔早在劇場外庭院馬上有木匠在趕製（有些從前日演出拆除再製）。與其說拮据，不如說是善盡可用資源吧，畢竟劇場的想像方式本來就不是如此單向。開演前，整個劇場需要噴灑殺蟲劑，場內外都有配槍、配棍的警察巡邏，男、女需分坐，演出進行中，觀眾總會熱情的在具

有戲劇張力的時刻給予掌聲。

到了演出這天，我們仍是擔心觀眾能否看得懂《謝土》，雖然導演與演員在肢體上有許多突破口說語言的實驗，但畢竟一些故事細節仍是仰賴語言的敘述。我們準備了字幕，導演與演員調整了表演方式，只為了讓觀眾能更貼近《謝土》。後來證明我們多慮了。常常我們過於重在思考該要跟觀眾講什麼，或該怎麼表達能讓觀眾更清楚議題，都忘了觀眾是被解放的個體，有自己的思考和人生體驗，他們到劇場來是來感受、分享，不是吸收新知；也許因為語言的隔閡有些故事的細節觀眾無法正確得到，但觀眾會想盡辦法的去把每個點連接起來，並使之和自己生命有所連結。演出結束後，許多觀眾皆前來表示被戲中情感吸引，想分享更多的經驗，我以為這就是跨國演出——或說是單純「演出」——的意義了。

簡單來說，這次的印度之旅充滿了我們與當地人的互相觀看、凝視，這來自我們彼此間的差異，而這樣的觀看又更確立我們之間的差別。然而在演出後，我們似乎在差異中找到了共通點：不論我們的外表、文化有多麼不同，《謝土》中曉好面對的死亡是所有人都會經歷的，不論個體距離死亡遠或近，生命的議題是人類宇宙性的命題，透過劇場，我們與當地在差異之中，有所連結。

## 後記

我們在加爾各答機場準備返臺時，在泰航櫃檯與地勤人員聊天，她說我們造訪的貝古薩萊，是印度知名的反政府區，後來查的資料也提到此地出產了印度知名的詩人、學者，當地學院也有許多「激進派」份子主持。得到這個資訊，在當地感受到大家對於劇場、公眾事務的參與熱度，以及導演珮菁在被訪問時不斷被詢問對於資本/社會主義的看法好像就有了解釋；偷偷地覺得有些興奮，畢竟劇場之於我，還是有那種充滿社會能量想像的可能性的。





# 演員訪談

## ——關於印度行

採訪、文字整理/廖昀靖

### 廖晨志

我們被教育「事情不該是這樣」，所以我會有很多焦慮、憤怒。

這次去印度，我強烈地感受到一種不公平——種姓制度是刻在他們骨頭裡的。

如果我更厲害的話，我真的很想要讓印度、或是這個世界過得更好。為什麼只有上面的人可以吃香喝辣、為什麼底層的人就必須要喝垃圾水？難道不能讓大家更均等嗎？為什麼不行？輪迴、種姓、宗教，老實說這都是上位者想出來的花招。

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我在火車站看到棄嬰、而大家也沒有作為，這不應該是這樣的。我看到很多很努力想要過活的人，活得很辛苦、很不公平。我在火車上看到兩個表演者、小朋友，彥芳說如果這個小朋友不是生活在印度的話，她一定會成為一個很厲害的人。但是她在我們這節車廂表演完、收了小費後，她到了下節車廂就被勒索。

我們也不能做什麼，我很不開心。

我們被教育「事情不該是這樣」，所以我們會有很多「焦慮」、「憤怒」。

### 余彥芳

失去了規定給我們的安全感，讓我覺得很愉快！

對這個團隊來說，印度旅行是一個破口。

我突然覺得印度那邊好多人，如果真的去計算人數的話，我也不覺得臺北會比較少人，可是你在臺北就感覺不到人，你就是覺得臺北人比較少。在臺北人被包藏在行動裡面，每個人都不在當下。

我在想，如果小好最後、死前去的地方是北古薩來會怎麼樣？這個地方是這麼的真實，每個人都用他的肉身面對，沒有任何距離的，人都疊在一起、沒有規則的。

我突然覺得，比如說車要停在停車格裡、樹根樹之間要隔多遠的距離，這種規定給我們的安全感，在那裏是完全沒有的。但是他會用某種方式在運行，事情到底是什麼運行的、人到底是怎麼活著的、這種神秘感，讓我覺得很「愉快」。

「啊這台車就是這樣，你明明就看到它要撞到那個人了，但它就是沒有撞到！」

「到底是什麼弄的？到底是司機技術強、還是那個人太靈敏？」

在西方世界影響中，我們活在一個「知」的世界真的太久了。所以像小好這個一個不知道自己是什麼的人，沒有辦法活下來的。那個「知道」這件事情是門檻，要越過這個門檻你才能活在這個世界上，你不被允許「不知道」。

我很希望小好可以去貝古薩萊，當她知道人可以躺在馬路上，她會想什麼？

## 鍾伯淵

是一個很巨大的衝擊，你以為那是電影演的，不是，那是真的。

我們在加爾各答時還是可接觸的範圍，當我們到北谷薩來時它變得很不一樣，那裡的人是用一種很不一樣的方式在生活。我覺得很有趣的是人性不管到哪裡都一樣，純真的、善良的、邪惡的，我必須更打開我自己去看，而不是去覺得他們怎麼樣。這也讓我在看阿B這個角色的時候，不要去覺得他怎麼樣，而是去找到它的痛、他的苦、以及他如何活下去的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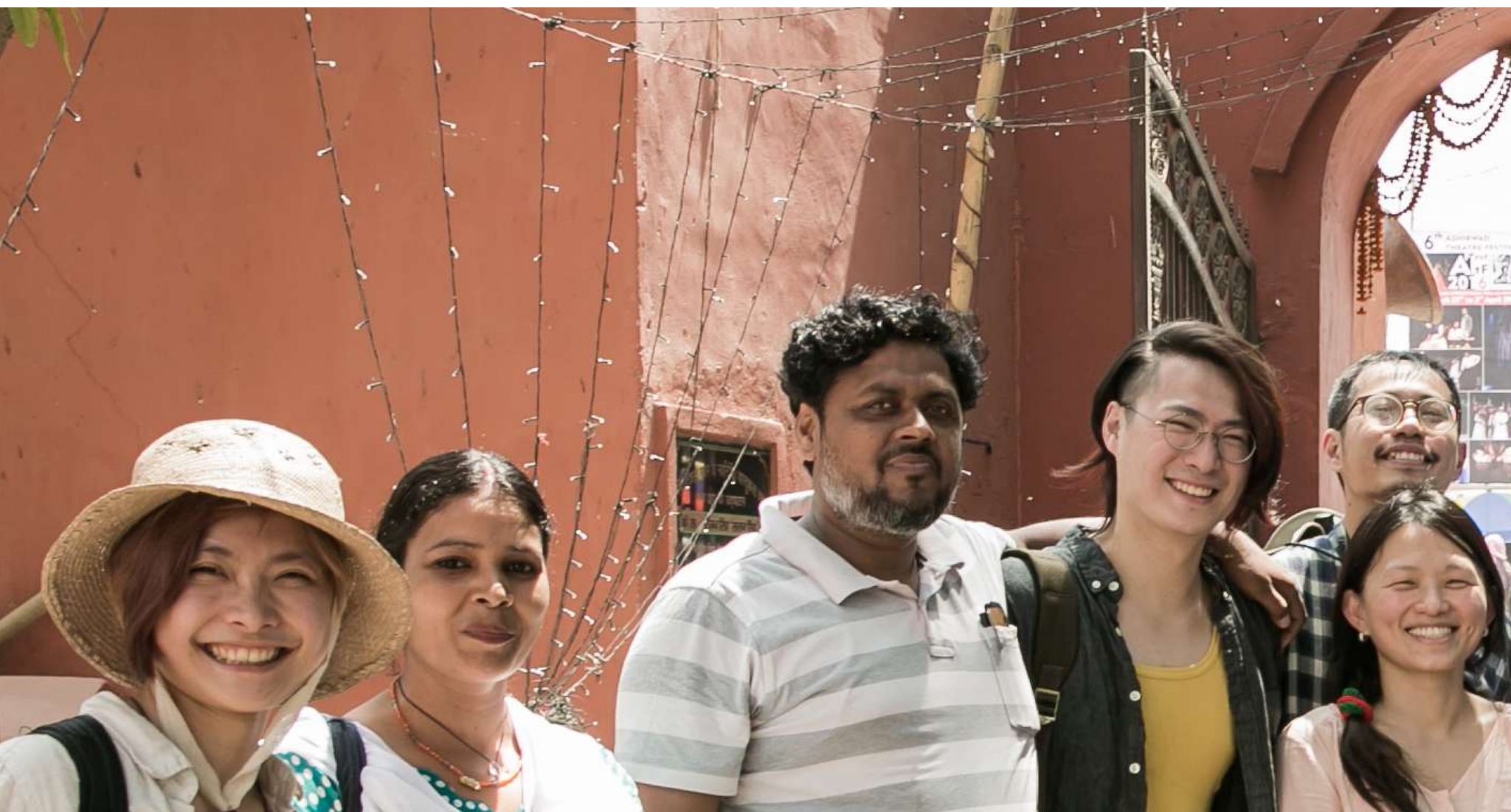
因為再苦都活得下來，到貝古薩萊的時候「我覺得」他們真的超級慘的，那個喇叭聲、那個牛在吃垃圾、那些豬身上都長寄身蟲。但那裡的人依然很快樂，因為如果他們要把自己陷在地獄裡，就是他們自己把自己陷在地獄裡了。與其如此，他們不如就是過生活，所以當車來的時候，他們就是閃，完美的距離差。

或許我們要在我們生活當中找到一個跟危險的距離、一個跟這個世界的距離，你可以很優雅地在這個世界當中遊走。卻不會讓自己被撞到，或許我們還是會被撞到，但我們要去學習，因為世界就是如此，我們不能改變世界，但我們可以改變我們自己的心境。

## 蔡櫻茹

在那種燠熱的氣候裡，那裡的人養成了一種別的地方看不到的堅定

我在貝古薩萊的街上看到女性的長輩，這些人的眼神都相當的「堅定」，他們看你的眼睛就是在看你是誰，如果沈浸在他們自己的世界時，我看見一種



## 藍貝芝

我們被迫要用很大的能量、透過身體呈現真實的自己。

印度旅程中的10個小時的火車，我又剛好在火車上看了《西藏生死書》，這趟旅程讓我模擬了小好死前，在異鄉流浪、死在異鄉前的感覺。

印度的劇場是一個很大的禮堂，它沒有很多的技術，所以我們的聲音傳不出去、又加上語言上的隔閡，我們被迫要用很大的能量、透過身體來呈現真實的自己。

「堅定」、「間強」，他們在那種燠熱的氣候裡面，他們在對抗這樣的環境中，他們形成了一種「堅定」，我很喜歡那種堅定的感覺。那是我在那裡看到的「母親」的形象。

臺北的街頭捕捉不到那樣的眼神與身影，大家都被包藏在計程車、安全帽、捷運裡，你很難偷窺到他們在想什麼，因為都會裡的人永遠都在忙碌於下一刻。而在印度街上的人，他們就是在好好的當下。

我們團隊裡的每一個人都在認真的與這個世界溝通、很認真的想要適應，大家在那個臥鋪裡、在那個街上、在那個劇場裡，大家很自然地就有了融合在一起的共識，而不是努力去做的。大家好像都被釋放了，臺北的自己就被留在臺北了，每一個人人在印度的樣子很真實，跟當地的印度人一樣。





2012年4月  
蘿莉控公路  
導演：傅裕惠

2012年9月  
隔離嘅大母雞 十年祭  
編導：洪珮菁、洪節華



2014年5月  
給摩莎  
導演：羅斌、顏良珮、  
洪珮菁、高俊耀、馬龍



2015年7月  
追求當下的藝術——  
Shaghayegh Beheshti  
演員集體創作工作坊



# 演摩莎劇團 Performosa Theatre

創立於2012年，以演員出發為創作及發展核心(Actor-based)，從「在地生根、國際接軌」為發展目標。演摩莎-Performosa乃是結合performer（表演者）和formosa（福爾摩莎，即臺灣，拉丁文裡的美麗）演繹出來的字，代表的是由一群臺灣表演者可以綻放美麗的地方。

## 藝術目標

落實「關懷本土與在地生根」與推動「放眼世界與國際接軌」，藝術發展將以人為中心，從本土社會環境議題出發，進而關懷世界。

## 合作團員

演摩莎劇團目前團員有：王珂瑤、邱安忱、洪珮菁、陳佳穗、陳雪甄、黃婕菲、藍貝芝。

劇團亦長期與團外各界、各國劇場導演合作，目前合作導演包含：Shaghayegh Beheshti、高俊耀、馬龍、傅裕惠、顏良珮、羅斌等。

## 未來發展計畫

香港台北兩年交流計畫《精衛鳥》

陽光劇團資深團員 Shaghayegh Beheshti 《追尋島嶼的記憶》三年發展計畫

圖：2014年《演摩莎》於國家兩廳院實驗劇場演出後座談會。攝影：林政億



# 謝 士

演摩莎劇團

2016.3.31 Ashirwad International Theatre Festival

2016.4.21-4.24 國家兩廳院實驗劇場

## 製作團隊

製作人：黃馨玉

執行製作：胡錦華、廖昀靖

編導：洪珮菁

演員：余彥芳、廖晨志、蔡櫻茹、鍾伯淵、藍貝芝

音樂設計：黃思農

舞台設計：吳修和

燈光設計：賴科竹

服裝設計：王啟真

平面設計：張閔涵（DM、主視覺）

動作指導：余彥芳

舞台監督：孫唯真

燈光技術執行：王璿萱、徐子涵、徐譜喬

舞台技術執行：王元宏、陳嘉微、劉崴場

髮妝造型：張義宗

導演助理暨節目單製作：蔡志擎

排練助理暨音效執行：陳怡庭

演出協力：王宣懿、英坤、張采軒、郭子豪、郭昭伶

視覺文案：陳汗青

攝影：林政億

錄影：光源氏影像工作室

## 特別感謝

台原偶戲團、同黨劇團、曲線空間藝術有限公司、社團法人桃園縣木匠的家關懷協會、書田書局、桃園創新技術學院創意流行時尚設計系、樹德科技大學表演藝術系、橋利印刷客家風企業社、窮劇場、于善祿、林勝池、邱安忱、施立、洪嘉勵、張義宗、陳佳穗、田園城市 陳註復、陳雅柔、廖雪君、劉大偉、羅婉瑜

## 贊助單位



國 | 藝 | 會

台北市文化局



「完山，謝土。」



演摩莎劇團  
*Performosa Theatre*  
April, 2016

